



羅雅

這一天早上，李芸起得很早，夏天的太陽總是升得早的。她懶懶的望著窗外——遠山，田野，田裏的谷物，都沒有引起她的注意。夏天的早晨是可愛的，可是夏天對她來說，總是容易引起回憶的。

她望著窗外發了一陣子呆，當太陽從窗縫裏照到她的額上時，她覺得癢癢的，又有點悶熱。

忽然想起時間不早了，她轉身看見莫華正在剃鬍子，她說：

「莫，你今天總該休息了吧？難得一個假期，讓我們到外邊去走走，悶在家裏早晚會鬧出病來的。」

「不行，公司裏今天有特別重要的事情，要我親自去處理。下次休假，我帶你去旅行。」說着，提了公事皮包就出去了。

莫華出去後，李芸覺得悶的有點發慌。自從她和莫華結婚之後，日子總是過得不如婚前想像的那麼美滿。

「如果我和黃立，或者白剛結婚，情形也許會完全不同了。」她想：「可是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以前她一想到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」這句話，總是會啞然失笑，「我現在隨着什麼呢？」她自問。

莫華是公司裏的秘書長，李芸是秘書長太太，她所分得的，只不過是他勞動剩餘的一點時間。

她覺得有點惘然了，在浴室裏，她仔細觀察鏡裏的自己——瘦了，魚尾紋也加深了。她想到「歲月不饒人」的這句話，禁不住一聲嘆息。

回到客廳，桌上擺着尚未動過的報紙，她知道這是莫華清早到院子裏取來的，他很忙，從來沒有早餐看報的習慣。

看過報紙，她回到臥室，她想：「或許我一個人到外邊去逛逛。」她取出抽屜裏的粉餅、脂條，塗在有魚尾紋的臉上，以及乾燥的唇上，她頓覺自己蒼老許多。

她又加了一襲天藍色的鵝絨衫，雖然式樣有點過時了，而且也和她的年齡不相稱，但她還是喜歡穿它。

每一個人處在寂寞的環境裏，總會想過去的事，往事或許會使人高興，或

許會使人長嘆，對李芸來說，她覺得這是一種最高價值的享受。她想起往事，也想起現在……

二

畢業了，李芸和別的同事一樣，忙著找職業。為了自己的生活，為了自己的未來，她必需拋棄做學生的傲慢。她每天更換不同的打扮，天天看報紙，也天天尋找「事求人」廣告的地址，奔波不停。

終於她受雇於一家出口貿易公司，派在秘書室裏，她為自己找到一個不錯的職業而慶幸。

「李小姐，今天總經理來視察，在廠裏這段時間，請你陪陪他。」秘書長黃立說。

黃立是早李芸兩期的畢業的同學，他們雖然同校，但過去互相不認識。黃立在學校裏，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他的「路」一向是直的，一直非常順利，可以說沒有波折。

黃立離校那年，公司裏剛好舉辦一次招考，黃立以最高分錄取，他被分發在秘書室，不久就被推升為秘書長。

黃立在工作上雖然一帆風順，但愛情生活並不如意，一直沒有結婚的機會，原因是他的理想太高，不肯遷就。選擇結婚對象的條件，也和選職業一樣，必需更高一級。許多親友為他介紹對象，見了一面後都毫無進展。

李芸初到秘書室，地位上是受黃立指揮的，一切工作支配，自然都是唯黃立之命是聽。

總經理走後，黃立請李芸到他辦公室：

「今天妳表現好極了，總經理除了對公司業務表示滿意外，更對公司能找到最佳秘書人選而高興。」

「這是秘書長的過獎，其實，當時我心裏實在緊張的要命呢！」

「哈！哈！這是常有的現象，每一個初入社會的學生，都是難免的。李小姐，明天放妳一天假。」

「謝謝你！可是，明天是星期日。」李芸微笑着說。

「我真是忙昏了頭，李小姐，這樣吧，明天我請客，到金山銀行！」

當時李芸不置可否，回家後考慮了許久，到底應不應該赴黃立的約會呢？黃立除旅行外，又有何用意呢？可是她轉而一想，憑著黃立的地位和學歷，也可以說是她的「最佳人選」了。不免自己對著鏡子，作了一次會心的微笑。離開了辦公室，他們覺得很自在，彼此用姓名相呼，不再稱呼「李小姐」或是「秘書長」了。

「李芸，你看，今天的天氣這麼好，天空又這麼藍，金山不愧是夏天的最好去處。」

「黃立，你今天的心情真好，是不是有什麼喜事了！」

「喜事，那才笑話呢！」

「看你在辦公室裏擺著的那副面孔，我都替你難受，要是換著我，用不著三天，一定要嘔出病來！」

黃立哈哈大笑了一陣，又提議下午去碧潭划船，李芸沒有拒絕！

他們一面划船一面談天說笑，直玩到夜帶低降，才懷著「假日恨短」的心情回家。

三

「今天我向各位宣佈一個大好消息，我們快要有喜酒喝了。」秘書室的一位同事大聲嚷著。

「喝誰的喜酒？」黃立說。

「喝誰的，那要問你自己。」

「問我？」黃立摸不著頭緒的說。

李芸在旁邊已經猜著了幾分，她知道，他們昨天在金山，在碧潭，都有人瞧見。不過她覺得，被別人知道了又有什麼要緊，也許被別人知道會更好呢？黃立此時也已稍稍了解那位同事話裏的含義，他連忙說：「白先生，請不要開玩笑！」

黃立對李芸來說，除了是她的上司之外，更是她的保護人，因為黃立處處對她關心。工作上有什麼錯誤固然盡量告訴她，私事有什麼困難，她也會幫她解決。

「黃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請你今晚到我家吃飯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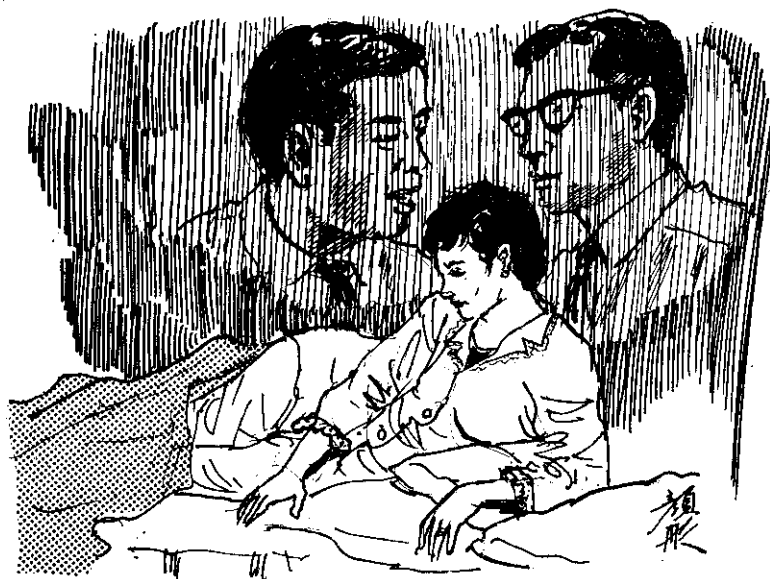
時間過得很快，畢業之後轉眼已過了三年，三年來李芸的生日從來不誇張，可是這次例外，或者這次的生日晚宴是別有用意的。

「我祝我們的李小姐生日快樂！」黃立在席上舉杯祝賀。

「我也祝我們的李小姐生日愉快，更同時祝李小姐早日請我們喝酒！」姓白的同事說。

「謝謝黃先生和白先生，也謝謝各位同事們！」

席散後，獨有黃立留下，李芸換了一件衣服，他們靜靜的欣賞唱片，直到夜深，從懇切的談話中，他們彼此默許了終生大事。



。失消際腦她從會不遠永，于影的人男去死個兩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那一天是星期五，清早起身，李芸忽然覺得心情不安。他想，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吧？她仔細想想，也沒有什麼事情可能發生的，猛然想起黃立，昨夜在酒店裏宴客，他的酒量很淺，不要……但她轉而一想又放心了，因為黃立曾答應過她盡量少喝酒。

她釋然了，但仍然放心不下。

到了辦公室，黃立還沒有來，不常他總是比其他人早到的。

「白先生，你們昨天喝了很多酒吧？」李芸沉不住氣，就向白先生打聽。

「啊！你擔心黃先生嗎，他不過多喝了一點，小醉而已，放心好了，沒有事的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！」李芸心裏有點不安。

壞消息終於來了，黃立昨夜開車闖禍，撞上了路旁的石橋，車毀人受重傷，送進了醫院。

李芸聽了這個消息，連忙趕到醫院，黃立，他周身裹著綑帶，四肢上了石膏，面部青一塊紫一塊的，李芸簡直無法分辨出他到底是何處受了傷。

「黃立……」

黃立……李芸兩手扶著黃立的雙肩，有點激動。

黃立一直昏迷著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過了兩天，黃立終於因受傷過重，在醫院裏

與世長辭了，李芸的悲痛白在意中。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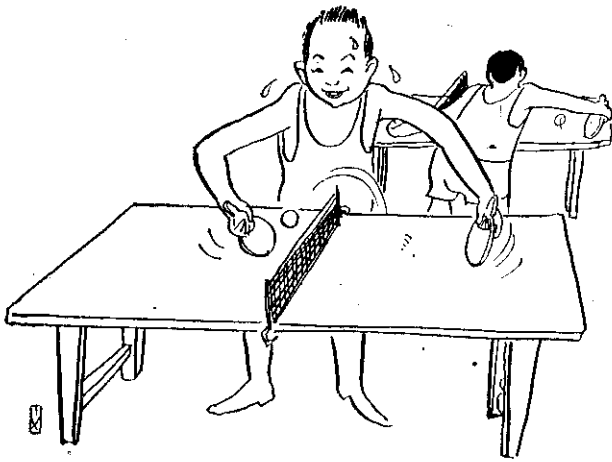
李芸請了兩個星期的假，她呆在家裏，終日痴痴。她想，一切都完了，自己的事業，自己的終身大事，前途全毀了。黃立是她唯一敬佩，唯一敬愛的人，現在他死了，她活著又有何意義？公司派白剛攜著慰問品，來到李芸家裏。

「白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他的事業才開始……」
「黃先生的確是不幸，我們全為他悲傷，但我們請李小姐保重身體，免得影響自己的健康。」

李芸曾一度有尋求永久解脫之念頭，可是她終又打消，但在她的生活裏，從此缺乏了情感，喪失了靈性。

黃立去世之後，白剛升為秘書長。他雖然是有事業上的頭腦，但他的舉止白剛常常以慰問的藉口，經常走動於李芸家中。李芸雖對他無好感，但對他那種勸慰的誠意，却深為感激。

你這桌球



—義國陳—

「李芸，公司的業務越來越不景氣，連我們也不能安心工作了！」
「公司的出入口報關近來短少許多，好些主顧紛紛他去，這到底是什麼原因？」

「黃立的確有辦法，他任秘書長期間，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，達到了頂峯，可是換到我手裏，却日漸衰退，我想要不是我辭職，公司恐怕要關閉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白剛！我相信以你的才能一定能挽回劣勢！」

「李芸，這完全要你幫忙了。當年黃立因為你的幫

忙，業務才得以一帆風順，要是妳能幫我的忙，我和公司都不知道要如何來感激妳。」

白剛講這些話的時候，臉上的表情極為誠懇，他切實表示，完全在為公司的業務操心。

李芸心裏有點不忍。
「白剛，我會盡力的！」
下班時，白剛時常用他的車子送李芸回家，她不會加以拒絕。

黃立的陰影在李芸的心裏逐漸消失，白剛在李芸心裏的份量，正逐漸加重。雖然如此，李芸還是未能把白剛和黃立相提並論。

有一天，白剛送李芸回家，途中，他藉故把車子開進一家飯店，邀李芸吃晚飯，說了許多感謝的話。

「李小姐，多虧妳的幫忙，使我在激流中穩了腳步！」
「白先生何必講這種話，公司的業務是大家分內的事。」

「李小姐，明晚我家裏有一個小型的舞會，請妳賞光好吧！」
李芸不忍拂他的好意，默然的點了點頭。

舞會的當晚，白剛對李芸的體貼可以說無微不至。在李芸看來，白剛之所以開有這場舞會，原因和目的可能都是為了她。她心裏有點滿足又有點感激。感情的發展像樹芽，只要開始萌發，便會生長茂盛的。

李芸和白剛感情的幼苗，在白剛的努力灌溉下，日漸的生長。

白剛苦學成功，身體一向孱弱。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，他永遠為著一個目標奮鬥。他為了業務，常趕夜車，他為了培養和李芸的感情，從配角而進入主角，努力下過功夫。這一切都花費掉他不少的精力與心血，事業與感情的折磨，雖然兩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果，但他的身體支持不住了。終於在一天夜裏，白剛因心臟病猝發去世了。

李芸這次冷靜了，她學會了堅強，她不會哭也不會哀傷，她只是心灰意懶，心裏感覺無限空虛。

白剛之死，再給公司帶來了再度的危機，兩個具有材幹的人相繼死去，公司的業務複雜，再也沒有適當人選可以繼續前兩個人的職務，因此公司又面臨著業務上的困難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自信可以重新整頓公司的業務的人，他是莫華，原來是助理秘書，在兩任秘書長中，顯露出優越的才幹。他將人事重新調整，輕易的挽回了公司的危機。

她和莫華因認識到結婚，期間很短。歲月是不待人的，李芸曾喪失了兩次機會和浪費了好些時光，因此她決定不再拖延了，莫華第一次求婚，李芸便應先了他。

莫華只不過是第三幕的主角，當第一幕，第二幕的男主角相繼下場時，第三幕的主角，通常是很容易勝任的。但女主角却因連續在場，因疲勞的失去了演戲的興趣。

—完—